

劉兆玄「武」資兼

● 康僑

交通部號稱麻煩部

交通部長劉兆玄，以清新的形象，學者從政。由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轉任，接掌交通部，自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上任，迄八十三年二月快滿一年，作風剛直，說話實在，已博得朝野一片好評。

在內閣排名上，交通部不是第一大部，但因執行六年國建，掌管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總金額高達兩兆八千億，堪稱天文數字，幸好劉氏學科出身，天生的數學頭腦，否則光看數目字，就會嚇一大跳。

錢多，機關衙門多，管的人多，麻煩事當然也多。不談外界的壓力，單就交通部本身來說，八十二年一年中即糾漏頻傳，廣受指摘，概言之，有高鐵興建案，大哥大弊案，計程車開放牌照案，砂石車安全案，第二高速公路案，中共客機頻傳劫持來台案，甚而台北都會區捷運弊案等都扯上了交通部，使劉兆玄光為了解釋這些弊案，每天即弄得舌焦唇乾，疲憊不堪，何況還要經常列席立法院，接受立委的質詢，不論有理無理，均須具體回答。而這位政壇新兵，不會耍滑頭，玩花槍，常常實話實說，和立委當場辯論。由於他不亢不卑，敢於率直的據理力爭，給社會不同流俗的印象，也使在野立委對他刮目相看。

交通部的糾漏事，都是部屬的「傑作」，和他沒有直接關係，有的甚而都是陳年老帳，但作為一部主管，有責任向外界解說。而他在各種場合對這些案子侃侃而談，毫無破綻，對於他到任不久，迅速進入情況，這份能耐也令人欽佩，相信這位留加歸國的化學博士，確有兩把刷子。

其實學科學的劉兆玄，最會執簡馭繁，歸納綜合，這是受過科學訓練者必有的結果。當然，劉兆玄不是天才，也非未卜先知。他所以能表現如此優異，私下確下了一番功夫，即在上任以後，除白天在立院及辦公室應付公事外，晚間他就微服私訪，到各單位去了解業務狀況，這才是他能迅速掌握狀況的秘訣。也由此可見負責的政務官，常是夙興夜寐，辛勞備致，那些靠幾張選票擠上廟堂的所謂「民代」，對國家社會沒啥貢獻，怎能張牙舞爪，對他們濫施苛責！

與眾不同的是劉兆玄沒有私心，平時即認為無不可說之話，無不可用之人，因而他奉命接長交通部，上任時單槍匹馬，一個人也沒有帶。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廿七日他到交通部接任，門口的警衛問他：「找那位？」他指着交通部的大樓說：「我是劉兆玄，來接交通部長的！」警衛聽到當場愣住，半晌才反應過來，舉手敬了回禮，忙說：「部長好！」這就是劉兆玄。其實他的任命發表後，曾向同僚「招兵買馬」，但朋友們只願作「資訊提供者」，無人願跟他來交通部，不願跳火坑。這說明交通部是個麻煩單位，而他自己所以願意接任，他表示：「完全是使命感」。他覺得受了

這麼多年教育，應該為國家做點事，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接管交通部。接任迄今才十一個月，交通部的僚屬，不得不承認部長聰明過人，領悟力極強，帶領同仁表現出清新脫俗的新氣象。

住進官舍行囊簡單

剛任交通部長時，劉兆玄每天通勤。由於家在新竹，每天台北、新竹兩地跑，後來，感到實在不方便，只好隻身住到信義路的「首長官邸」。他搬家時，總務人員問他要如何協助，他的回答是「我只有公事包和盥洗用具」。就這麼簡單。後來他自己解釋當大學校長也好，當部長也罷；總有一天要下台，下台後就不能再任官邸，到時候淒涼的搬家，不如現在就準備好。他自認沒有理財觀念，過去在清華大學當教授，住教授宿舍，後來當校長搬進校長官邸，住進官邸時想到有一天下台就要搬走，使他有了「危機意識」。所幸夫妻兩人賺錢，在新竹買了一棟房子，作為退身之地，他自稱自己幸運，有個會賺錢的老婆。

他的夫人錢明賽博士早在新竹擔任食品工業研究所的食品科學組組長，負責農產品採收後的處理技術。食品科技界給她的評價是：「圈內少見的傑出女性」。

目前雖已貴為部長夫人，但她沒有北上，留在新竹繼續工作，並照顧三個孩子，是職業婦女兼家庭主婦。錢明賽在台大讀書時認識劉兆玄，後來一起到加拿大唸書，在劉兆玄拿到博士學位後兩人結婚了。劉部長談起夫人，說她學有專長，志在科技和教育，她沒有空閒，也沒興致像一般部長夫人一樣打扮得光鮮亮麗和部長一起參加應酬或公開露面，她不熱中這種事。錢明賽顯然為「部長夫人」頭銜樹立了另一種新風格。

劉兆玄坦承放棄學術生涯從政，心裡有所矛盾，但人生有各種挑戰，他願意接受另一種挑戰，試試自己的能力。他是於二十三年前在加拿大雪布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得到化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後，於民國六十年攜妻回國，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後來出任校長，在清華待了二十二年，確有點依依不捨。

在清華任校長末期，遇到法務部調查局未知會校方逕入校園逮捕研究生廖偉程事件，師生譁然，劉氏親向法務部抗議，促其道歉，才平息了一場風波，民國七十九年清大核工系發生原子爐幅射外洩疑案，他當即表示肇因如在原子爐，不惜關掉原子爐，展現出他獨立開明的性格。

正好是一門六博士

劉兆玄在台灣是外省籍第二代，原籍湖南衡陽，他的父親劉國運，曾任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國防部參謀次長，是周至柔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屬下的第一大將，在政府遷台初期，對於空軍戰力的整備，作戰體系的建立，戰機汰舊換新，參贊策劃，頗著勳績，後任總統府空軍二級上將戰略顧問。六十歲時，不幸因病逝世。劉家有六兄弟，個個成器，人稱「一門六傑」，老大劉兆寧目前是南港軟體科學園區的負責人，老二劉兆華曾任中興資深工程師，於民國八十一年因腎臟病去世，老三劉兆漢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劉兆玄是老五，曾是教育圈眾所矚目的「校長兄弟檔」，老四劉兆葵，旅美，在美從事地質調查工作，老六劉兆凱為電機博士，現任東訊通訊公司總經理。六兄弟中四個是博士，再加上劉兆玄夫人、劉兆漢夫人孟粹珠都是博士，正好是「一門六博士」。

在六兄弟中，劉兆玄是回國最早的一位，任職清華期間，曾經兩次外調，一次在民國六十八年，當時的清大校長徐賢修出任國科會主委，找他

去當企劃考核處處長，三年後徐賢修去職，他才回到清華，另一次是民國七十三年陳履安任國科會主委，找劉兆玄去當副主委，直到七十六年被教育部任命為「清華」校長為止。

在校長任內，劉兆玄常有新點子，點子一出，即拉幾位教授一起討論，得到結論，即付諸實施，所以他是確實做到「教授治校」最早的一位校長。在學術研究領域中，他創出多元發展，並為教授們營造良好的研究環境。有人拿他和中央大學校長他的三哥劉兆漢比較，他表示兩人是親兄弟不會在意，更不會互別苗頭。

在清華校園內，年輕的劉校長經常穿牛仔褲配西裝上衣，外觀很有自由色彩。實際上他在校務管理上頗具民主作風。教授和學生代表可參加校務會議，提供建言。在教學方面他首創雙學位，輔系制度，並促使優秀畢業生直升研究所。在行政制度上他建立院長、系主任的任期制。在學術研究上，「清華」獲國科會的研究補助金額最大，師資陣容經教育部評鑑為國立大學之冠，而在改革大學聯考方面，他主張各大學單獨招生，各自發展特色。

不過清華校園內也發生過幾件事，喧騰於社會，除廖偉程獨台會事件，原子爐輻射事件外，還有「感官事件」的A片風波，他聯合校園內有其識的「長」，撰寫大字報，針鋒相對的反擊激進學生的觀點，在校園民主牆上展開「海報戰」，給大學校園留下民主特色。

合寫武俠風靡一時

在一般人心目中，劉兆玄是理工人才，其實他還兼長文學，高中至大學時代，他和兆黎、兆凱三兄弟以「上官鼎」的筆名，合寫武俠小說，風行一時。談起這段「江湖歲月」，他說：高中時，弟弟兆凱想買一把價值五百多元的獵槍，這個數目是父親當時薪水的四分之一，當然買不起，這時他家附近的一家出版社貼出紅字招貼徵稿，他們技癢即寫了稿子去投，因為個頭小，即找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學陪同去投稿，獲得採用，得了稿費七百元，這在當時是筆大錢，不料由於吃到甜頭，從此一腳踏進「江湖」，憑著創造力和豐富的想像力，三人連續寫了「蘆野俠踪」、「鐵騎合」、「七步干戈」、「沈沙谷」廿多部武俠小說，他們書中的男女主角都是性格沉毅，忍辱負重，有人問是否反映劉兆玄的性格，他笑著說「多少有一點」。劉氏三兄弟當時寫稿的收入十分豐厚，最初每本七百元，後來漲到三千元。劉兆玄記得他於民國六十年回國擔任清大副教授，薪水才四千元。可見三兄弟寫作的功力。目前在市面掛名「上官鼎」的武俠小說有廿多部，但真正出自三兄弟「上官鼎」手筆的，大概只有十部左右，其餘都是冒牌貨。十部中的「劍毒梅香」上半部是代名家古龍所寫，因當時古龍生病，出版商央求他們代筆，於是他們寫了一半，古龍病癒，接續寫了下半部，這部書用古龍的名字出版，市場反應熱烈，使古龍感到相當意外。劉兆玄說他們兄弟所以會寫小說，都是因在學生時代愛讀「武俠」之故。除此而外，劉兆玄還有兩項才藝，就是繪畫及書法，他在十歲時曾拜名家梁又銘習素描，底子相當紮實，目前在他辦公室內掛的一幅「橫貫公路」風景油畫，就是他的手筆。至於書法則是習書必須附帶練習的，因為題畫的字不能像塗鴉，否則破壞美感，因而他也能寫一手好字。

交通部一向被外界視為「麻煩部」、「災難部」。歷任部長能獲善終者只有連戰一人，其餘的人都是不愉快的下台，例如郭南宏做事太認真，得罪了來頭大的關說者，被迫調職。其他幹練如張建邦，聰明如簡又新，都是因招標案鬧得幾乎吃官司。因而劉兆玄接長交通部，劉家的大小老幼都不高興，認為他沒必要去「跳火坑」。以前他當清大校長，官舍面積有兩百坪，而今他到台北，太太錢明賽帶孩子住到新竹自購的四十坪的房子，兩地分開，連管教子女的责任，他也全部交給妻子。

談到他入閣的原因，是他認為人要過挑戰性的人生，越是困難越有挑戰性。他說他與連戰院長並無淵源，過去僅有數面之緣。他本無意仕途，因為連院長的一句話改變了他的人生。連院長對他說：「交通部難做，所以要你做！」衝著這句話，他終於接受任命。交通部之所以「難做」，是龐大的工程預算是塊大肥肉，部長會遭致來自四面八方的關說壓力，必須挺起肩膀抗拒。另外是該部是個老衙門，來自各系統的派系互相傾軋，糾紛迭起，他必須以毅力、勇氣和果決的精神「快刀斬亂麻」，才能擺平，到任十多個月來，交通部風波連連，他總算挺了過去。

父母管教放任自由

出身眷村，劉家兄弟表現傑出，有人問劉兆玄他們的父母是用什麼方法管教他的。他回答說：父親過世較早，僅六十歲即去世了，早期父親親職空軍，戎馬倥傯，沒時間管他們，對子女的態度完全是放任態度，任其自由發展，五十餘歲以後較有閒時，哥哥們已出國留學，和父親接觸更少，只有幾個小的因為年幼，和父親相處時日較多。父親過世前，他正在讀大三、大四及當兵，有空暇即和父親相對聊天，父親曾希望他做個好老師。他認為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身教，由於父親對任何事都深入思考，感染到他也常常冥想思考。

劉兆玄說對他們兄弟管教較多的是母親，他們從小即比較怕她，在家裡她一向作惡人，糾正他們一切的不良習慣。不過他認為母親對子女並非嚴厲，只是必需的管教而已。另外在學習上，母親和父親一樣的趨向「自由化」，對兒子們的「興趣」，不但不阻止，甚而鼓勵。像他小時候喜歡畫畫，母親不但鼓勵，還幫他找指導老師，然而母親對他們兄弟的功課非常注意。他認為他們兄弟能夠執筆寫點小文，實是母親的功勞。他母親對書法、古文、寫作都有相當修養，也能指導他們，每年暑假，不分大小，每人每天都要寫一篇大字，一篇小字，一篇日記，隔兩天背誦一篇古文，她親自講解，聽取背誦，一絲不苟，養成他們讀書認真的習慣。

在家裡，他們六兄弟年齡、個頭成等差級數，一字排開，高低有序。小時候兄弟間有小爭執，只要哥哥主持一下「正義」即可，所以兄弟之間關係親密，從無內鬥，一致對外的性情倒是有的，巧的是他們兄弟中學時代讀的都是師大附中實驗班，三哥兆漢是實驗一班，他是十二班，弟弟兆凱十六班，實驗班是「四二制」，即高中兩年，初中四年，中間不需再考，直升高中，學程十分順利。

至於聯手寫武俠小說，三兄弟也不是「接龍」式的寫法，而是一人寫一條線，寫到某一個階段，三人坐下討論，研究三條線綜合的方法，推出一人合成。最後是悲劇還是喜劇，也在綜合討論時決定，所以他們的小說是多線發展，不知底細者還以為是故意安排，其實是不得不爾罷了。

性格爽朗幽默風趣

讀書事業都成功的劉兆玄，性格爽朗，幽默風趣。他在接任交通部長時，主持監交的政務委員夏漢民致辭時說溜了嘴說「劉兆玄是個有許多好」的「餓主意」的人，在場的交通部同仁都笑彎了腰。他在致答詞時對夏漢民的「誇獎」欣然接受，並說夏的說法很「傳神」。接任部長後的首場記者會，法務部長馬英九較預定的時間遲到了十分，當時的部會首長都在貴賓室引領企盼，當馬英九趕到時，他立即幽默的說：「現在馬英九搬到法務部去上班，對面剛好是北一女中，小女生見到心目中的小馬哥，在一陣騷動之下，遲到是必然的！」替馬英九適時解了圍。

做了快一年的部長，劉兆玄有一大感嘆，就是「在中華民國重要的事，總要做兩次才能成功。」第一次或因主事思慮不週，或因社會瞭解不夠，以致事情難成，非到第二次才能做好，他希望以後交通部在推行重大政策的時候一次就把事情做好，不要做第二次。